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夜來香

夜來香，北里之蕩婦也。以一身博朱提百萬兩，然卒以窮死，藁葬叢塚。夜來香本良家女，姓秦，小字阿香。產於維揚而寄籍於金閶。久之，專操吳語，服飾皆效蘇妝。姿本妖豔，而尤工內媚，以是見之者，無不色授魂與。初許字於縣中小吏，聞其家貧，僅給三餐，香殊弗願也。左鄰有徐氏子者，固佻達少年。衣履華煥，狀若貴家子弟，貌亦翩翩自喜。與女相遇於巷口，四目注視，兩相慕悅。香以女伴同在，未由通一語也。女伴中有薛九娘，與徐為中表戚。俟徐去已遠，謂女曰：「此竊玉偷香高手也，生平相識不知凡幾。伊所歡柳瘦枝，勾欄羈楚，常以夜合資贈渠，世間便宜事被渠占盡。他日不知何家女子消受此閨中福也。」女聞言，心默識之。一日，女倚門小立。徐過其前，瞥睹女，駐足停睇，手持煙管，趨行近，向女乞火。女父母適並外出，招之入室，鴛合孤綰，遂成繾綣。由此時蹈隙一來。女房牆外固巷內通衢也，窗畔有樹一株，枝葉扶疏，攀援可下。宵靜更闌，約徐自此出入，漸為鄰里所知，穢聲四布。

女料孽緣不可久恃，謀與宵遁。初至金陵，居於逆旅。囊中資固不豐，數月告罄，仰屋吁嗟，無所為計。徐與博徒施五善，見女豔之，謂徐曰：「此天仙化人，苟肯鬻入章台，何憂不千金立致？」徐以為然，施五作介紹，售於釣魚巷龔嫗，以八百金署券。詎女泛秦淮，藉作消遣，既抵利涉橋，竟登龔家水閣，丁字簾前，鬢影波光，別饒雅趣。諸姊妹皆出觀新人，咸嘖嘖歎羨曰：「好姿首！」自愧弗如。女睹此景象，知為所給，急覓徐，則徐已得資去。女大哭不欲生。龔嫗撫慰再三，導入房櫳，則帷帳之華，衾褥之麗，生平所未睹。爰啟篋笥，衣以炫服，籠以金釧，謂之曰：「此間來者，皆豪富貴公子。若為所賞識，所擲頭動難計算，金玉錦繡，何患不堆積滿屋也哉？況今日擁潘安，明夕對衛，溫柔鄉豔福，安知不為汝所占盡哉？」女聞言，意頗欲動。諸姊妹又來慫慂相勸，以此遂安之。

女既墮平康，豔名噪一時，枇杷門巷，車馬如雲，而女頗身價自高，非龔茵，不輕接見也。丁娘索，惟意所欲，苟不盈其豁，即以閉門羹待，以後不得復望見顏色矣。人亦無敢忤之者；即極吝者一覲女面，往往立破其慳囊，傾筐倒篋，所不惜也。

有某軍門，自徼外凱旋，攜資巨萬，欲覓阿嬌貯之金屋，有繩女之美者，遽往觀焉。一見嬖之，日夕在女所，不復出。挾之游西湖，有大員往拜，窺見後艙有婦女，疑軍門偕內眷同來，即遣女使問安，女居然以如君自居，犒賞優渥。偶行於六橋、三竺、孤山、岳墓間，見者疑為神仙中人，不知為北里尤物也。軍門前後贈遺無算，並為之脫樂籍。擬納為小星，終不可，蓋不屑居妾媵列也，卒以不歡罷。

女由此自立門戶，購麗姝，蓄豔婢，臧獲數輩，頤指氣使，享用之奢，於大族。別墅於莫愁湖畔，迴廊小樹，霧閣雲窗，可入畫圖，花木泉石之勝，甲於一時。凡遇心許之佳客，則招致其中。女漸欲親書史，愛風雅。少時曾聽祝安甫公子彈琴，音韻抑揚，泠然旨遠，思學之而未能也。聞聽桐居士深於琴學，以重金聘往，習之三閱月始成，所奏亦非凡響。漸識字，能作小詩。甚敬愛文士。每值秋試之期，上下江文士畢集，必於別墅設盛筵，招邀知名之士前來赴宴，賭酒評花，賦詩聯句，殆無虛日。有貧者，則供其行李之乏困；或有錄遺被斥者，則為言之當道，仍得入場獲雋。因此女愛才之名滿人口，大江南北傳為豔談，群欲識一面以為榮。

女自號香嚴仙子。明眸善睐，粉頰生妍，貌既綽約，性尤倜儻。每至酒闌人散，客去留髡，薄解羅襦，悄剔銀之際，覺個中銷魂蕩魄，雖成佛登仙，不足方喻也。好事者群稱女為「夜來香」，演《香曲》以贈之，

其一

吹氣如蘭麝，臨風解玉。夜深索杯茗，枕畔口脂香。其二 委地雲鬟重，臨窗卸晚妝。銀斜背坐，微送鬢絲香。其三 耳鬢厮磨際，憑闌小語長。被疑花送馥，不道是衣香。其四 玉頰朝霞暈，冰肌夜月涼。偷從僂傍處，領取粉痕香。其五 荳蔻梢頭綻，鴛鴦葉底忙。雙峰高並處，滑膩自生香。其六 玉體橫陳夜，巫山夢楚襄。醒來腰力弱，微帶汗珠香。其七 貼地疑蓮湧，凌空若鳥翔。暗中休摸索，但覺繡鞋香。其八 幅拖來緩，雙鉤覆處藏。羅裙春不隔，那識自然香。其九 別有銷魂處，溫柔在此鄉。檀郎親熨體，冷暖並成香。其 彈箏稱曲聖，刺繡號針娘。一樣平康女，誰能遍體香。

此曲既出，傳誦一時，傳鈔者幾於紙貴洛陽。女積儲既富，揮霍亦廣，有不合女意者，雖受其金錢，輒擯之為門外漢，得至迷香洞中者，惟二三素心人而已。以是銜怨者眾，人皆側目，久之而禍事起矣。某御史、某當道，皆平日曾經其所侮辱者，至是居台諫之職，風聞言事，操方面之權，榮辱由己，誣以窩盜聚賭，立提鞫訊。女出巨金賂上下，卒不得免，遂親詣公庭，銀鐺悉索，月缺花殘，家中所有，橫遭搜括，指為贓物，盡行入官。豔婢妖姬，一時星散。別墅亦由官估價出售。

逮事白得釋，而女已無立錐地，不得已鬻身以償衙費，重抱琵琶，依人宇下，雖帶兩梨花，幾經摧折，無復舊時風韻，然三分姿色，尚堪領袖秦淮也。不料女驚悸之餘，悲憂成疾，時顯影喃喃，如與人語，支離牀褥，瘦骨盈把，不數月竟殞。徐氏子自得鬻女金後，不能旋里，乃挾資遁至漢，設小肆於門前，權子母焉。

一日，有一女子經徐店外，見徐，停蹤小駐，屢作徘徊。徐方疑怪，諦視之，東鄰之阿昭，固舊相識也。曩時發，今則高髻盤雲，長眉偃月，居然作旖旎風流態矣。徐因延之入。言次，知昭已嫁人，家貧不安其居，日與夫詬詈，負氣出外，遂至此間，近漸作倚門生活。訊其所居，則固與徐廬僅隔兩巷也。偕昭來者，為鄰媪李姥，徐向以母姨呼之者也。因謂昭曰：「余近來小有儲蓄，日用所需可以無慮。卿固無郎，余亦未娶，何不遷來同住，強如墮入火坑中，迎新送舊，為皮肉生涯哉？」昭意似可。徐引昭入房，啟篋出金，累累陳几上。昭心豔之。隨徐之意遂決。昭自歸徐，主中饋，日操井臼，夜伴枕衾，儼成伉儷。李姥亦俱來，更買一婢以供使令。

一夕，正與昭置酒小飲，忽見女立中庭梅樹下，以手招徐。徐急下階趨就之，問女曰：「卿在金陵，何以能脫身來此？」女曰：「妾與君本以情合，竊謂畢生不易，萬世相隨。君抑何忍心，賣妾為娼？今幸得離苦海，訴之幽冥主者，以伸妾冤，茲特邀君往閻摩府一為質證耳。汝尚想享人世間樂事耶？」言竟，女身後兩隸突出，驟以鐵索繫項。徐踣地大呼，昭急前扶之起，則徐已口流涎沫，手足厥冷。延醫視之，曰：「此鬼證也，恐不可救。」乃招巫覡治之，並云冤魂索命，死在旦夕。昭問徐，徐無一言，但瞪目直視，以手指心而已。是夕狂呼達旦，伏枕作叩首狀，曰：「知罪！」李姥與昭謀，席捲其所有遁去。徐號叫數日，並無有過而問之者。死後鄰人收其屍焉。